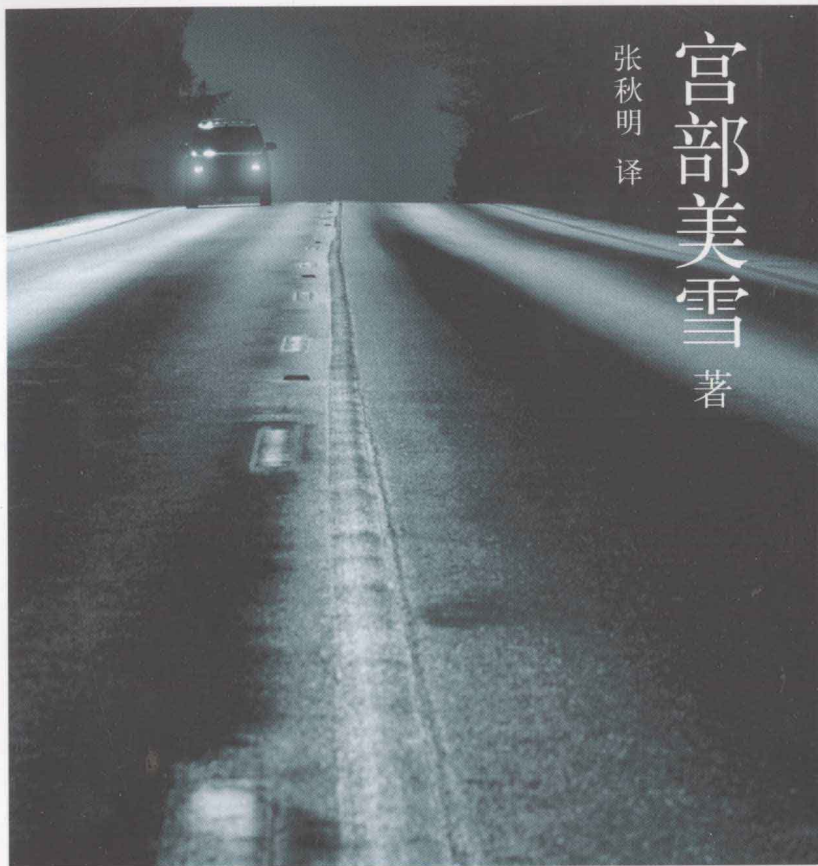


# 模仿犯

BOOK 1



张秋明译

宫部美雪 著

Miyabe Miyuki

“没有相当智慧的人犯不出完美的罪行：真正完美的犯罪，必须以绝对的恶为基础。”

南海出版公司

# 模仿犯

BOOK 1

〔日〕官部美雪 著  
张秋明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模仿犯BOOK1/[日] 宫部美雪著; 张秋明译.

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2.6

ISBN 978-7-5442-5711-4

I. ①模… II. ①宫…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925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9-163

MOHO HAN

by MIYABE Miyuki

Copyright © 2001 MIYABE Miyuki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ogakukan Inc., Tokyo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OSAWA OFFICE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模仿犯 BOOK1

[日] 宫部美雪 著

张秋明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锐

特邀编辑 杜益萍

装帧设计 金 山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张 8.5

字数 240千

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

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5711-4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BOOK1

“这不公平！”

“干吧！还是干吧！各位。”

——雪莉·杰克逊：《彩票》

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二日。

尽管过了许久，塚田真一还是可以从头到尾清楚地记起自己那天早上的行动，包括当时心里在想什么、刚起床时的情绪、在一向走惯的路上散步看见了什么、和谁擦身而过、公园花坛里开着怎样的花朵……巨细靡遗。

这种记住琐事的习惯，是最近一年才养成的。一如拍照，将每天每一瞬间的景象翔实地记下来。就算是与人交谈，依然不放过任何一小片掠过的风景，切实保存在脑海里，记在心中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是因为这些景物脆弱得不知在何时何地会遭人破坏，必须好好捕捉下来才行。

这天早上，他从二楼的房间走下楼梯时，忽然听见报纸扔进信箱的声音。他心想，怎么比平时晚呢？从楼梯转角的采光窗望出去，一个卷着灰色运动衫袖子、骑着轻便型摩托车、体形微胖的送报员正好从视线下方经过。那人运动衫的背面印着浦和球队的队徽和吉祥物。

拉开门链时，前院的洛基已感觉到真一的存在，吠了起来。洛基高兴地拉扯链子，链子哗啦作响。真一一开门，洛基便在锁链长度可及的范围内用力伸展身躯，想飞奔过来，以表达喜悦之情。这时，真一发现洛基腹部的毛有些脱落，几乎可以看到皮肤。该不会是受伤了吧？他努力想抓住洛基仔细观察，然而此刻洛基正为主人要带它出去散步而兴奋不已，真一根本抓不住它。没办法，只好等散步回来，再叫叔叔看看，必要时送到兽医那里诊治。真一一边想，一边将洛基身上的链子从庭院角落里的木桩上解下来。他还清晰地记得，当时链子因为前一夜的雨而

湿滑，握在手中感觉冰冷而沉重。

洛基住进石井家比真一早半年，正值贪玩、淘气、精力旺盛的时期。它一身柔顺的长毛，酷似苏格兰牧羊犬毛绒玩具，但真一听石井夫妇说洛基并非纯种犬。仔细观察，洛基的鼻子确实比苏格兰牧羊犬的短些，身形也小了一圈，但反而显得娇小可爱。

真一住进石井家将近十个月了，早晚带洛基出门散步近来已完全成为他的任务。石井夫妇不怎么喜欢养狗，带洛基散步对他们来说是种负担。实际上真一也常常觉得，阿姨大概真的很怕大型犬。所以当洛基熟悉了真一、真一也愿意负起照顾洛基的责任时，他们夫妻不禁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太好了！”

既然如此，当初为什么要养洛基呢？如果说照顾狗是那么累人的事，又何必自找麻烦？真一几次想问，但最终还是把涌上喉咙的话吞了回去。如果问出口，石井夫妇也会作答，但毫无疑问气氛会很尴尬。

“那是因为这只狗很可怜，所以……”夫妻俩回答。没错！石井夫妇就是无法对可怜的事物无动于衷。于是真一也点点头回道：“对呀，大概也没有其他人家想养洛基。”心中则想，就像我一样。石井夫妇看着真一，脸上的神色透露着：“我们知道你一定认为洛基和你一样。”真一也很清楚他们夫妻知道他内心的想法。只是大家都装作不知道罢了。

解下项圈上的链条，换上散步用的皮绳，真一牵着洛基踏上街道。洛基开始用力拉着真一走。散步的路线早已固定，但这只狗每次总想朝不同的方向前进，最喜欢跑到未铺设柏油路面的地方，肯定是因为脚底接触泥土的感觉最棒。真一有时也会顺洛基的心意被它拖着跑，但今天早晨不行，毕竟昨夜的雨弄得到处是积水。真一心想，还是走柏油路比较安全。于是他硬拉着洛基走一贯的路线。

穿过小巷来到明治路上。大清早的，马路上车流量固然不大，但经过的汽车都风驰电掣。一如抗议般，洛基对着擦身而过的出租车狂吠。

真一带着洛基从明治路向西行，越过白髭桥东的十字路口，朝大川公园走去。深秋时节黎明来得晚，他们走到公园附近时，朝阳才从背后升起，阳光照得右手边小区的高楼玻璃窗闪闪发光。

真一拉住洛基，回头看着缓缓升起的太阳。

要是过去的朋友听说真一每天早晨都会眺望朝阳升起，一定会大吃一惊。因为以前，真一就跟大多数高中生一样是夜猫子，早晨要在规定的时间起床实在是件痛苦的事。他还常常抱怨，为什么学校上课不从十点开始？

然而现在他完全变了。他自己发现这个事实是在住进石井家之后，当时心想：什么时候开始我居然也能起得这么早，还能站在这里欣赏朝阳升起……

他也曾问自己为什么，但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。换言之，他还无法说出道理，只是觉得好像很能理解自己行动的意义。

那是一种确认，确认一天的开始，确认每一天、每一个早晨自己还活着……不对，应该说是又活过了昨天，能够迎接另一个今天。他要确认自己的人生还没有走到终点。尽管未来是无法控制的新的今天，但昨天已经过去，他平安地存活下来。如果不这么做，就没有生存的真实感受，就像探险家走在风景一成不变的大漠中，必须时时回头确认自己的足迹，否则会分不清楚自己是否停止前进了一样。

可是就算经常这样仰望朝阳，仍不免陷入空虚的情绪，怀疑自己其实已经死了，只是在阳光下拖着死尸前进罢了。

真一伫立在马路上，眯着眼睛迎向朝阳，身边的洛基大叫一声。他回过头，看见大川公园的方向跑来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女子。

“早呀。”那人对真一打了声招呼。真一稍稍点了点头作为回应，动作不大，甚至感觉不出来是回礼。

“早安，洛基。”

洛基高兴地摇着尾巴。穿着运动服的女子转为笑脸。

“雨停了，真好。”她继续跑，并未停下来，脑后扎成一束的头发有规律地摆动着。经过真一身旁时，她说道。

每天早上真一都会在这附近遇见她，却不知道她的名字和住址。她三十多岁，想来是附近的居民，但见她跑步的样子倒像是个田径选手，说不定是从邻镇或更远的地方跑来的。真一也没告诉过她洛基的名字，



或许是她什么时候听见真一呼唤洛基便记住了。

不管她如何打招呼，真一除了点头之外不作任何回应，但她还是会打招呼，真一依然保持沉默，如此不断重复。

“洛基，我们走了！”真一出声，洛基便兴高采烈地跑起来。它四肢蹬着地面，压低耳朵、伸长鼻子向前迈步。真一抓着绷紧的皮绳，也跟了上去。

真一在大川公园门口停了下来，让洛基缓一缓脚步才进入园内。这个公园只有狭长的草坪、花坛和人行便道，但用来散步正好。一走进公园就看见好多人也在遛狗。有些人虽然每天都会遇见，但真一压根儿不想出声问候，对方似乎也能觉察到他的想法，从来没有人像那个慢跑的女子一样主动打招呼，这让真一松了一口气。

人行便道呈大S形，公园西边正对着隅田川。爬上石阶来到河堤上，一眼便可望见墨绿色的河面和对岸的浅草街市。由于上头是六号高速公路，令人觉得有一种压迫感，而真一就是喜欢这种感觉才爬上河堤眺望。来石井家之前，他从来没在河川旁边住过。所以从护岸公园眺望远处的风景，令他感到很新鲜。

真一带着洛基在河堤上奔跑，右边就是隅田川。秋意正浓，冷冷的晨风拂过脸颊，吹涨了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，也吹起了洛基身上的长毛。河面上正在行驶的挖泥船引擎轰隆作响，洛基闻声立刻停下脚步对着船只吠叫摆尾。如果是渡船，甲板上的乘客便会招手回应，洛基就喜欢这样。然而挖泥船并不会有一种热情的响应，只飘散着一股淡淡的臭泥味径自驶去。

“那上面没有乘客，洛基。”真一笑着抚摸洛基的头，洛基回过头来舔他的手。舌头舔得忙乱，传递着一些温暖。

在河堤上奔跑了一阵之后，他们冲下石阶回到人行便道上。穿过波斯菊迎风摇曳的花坛，朝出口迈进时，前面传来了激烈的犬吠声。树丛遮着看不见，那叫声听起来像是狗在打架。洛基也竖起耳朵，摆出一副必要时也上场的架势。真一紧抓着洛基的项圈，一边制止它不要轻举妄动，一边继续前进。

绕过树丛往前走，终于看见吠叫的狗了。那是一只西伯利亚雪橇犬，正站在人行便道的入口吠叫。主人在一旁努力安抚，狗儿却叫得正欢，完全不打算收势。

狗的主人是个年轻女孩，真一曾经见过。年龄大概和他差不多，或许大上他几岁，身材修长、小腿纤细，看起来很有力气，不像弱不禁风的女孩。这时，她正竭尽全力拉住狂吠的狗。

“国王，怎么了？不要叫了，国王！”女孩大声斥责，并将重心放在脚跟，抓紧粗皮绳。然而狗仍继续狂吠，几乎要拉着女孩向前移动。

国王狂吠的对象是公园里的垃圾箱，那种覆着盖子的大箱子上面写着“可燃垃圾专用”，盖子底下则露出一个半透明的垃圾袋。

“国王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”女孩不知所措，用求救的眼神迅速环视四周。和真一四目相对时，她说：“我家的狗有点奇怪。”

真一有点畏缩，他不想跟女孩子，尤其是不认识的人说话。这是他目前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。他一点儿也不想扩展人际关系。

“国王，为什么要这样乱叫呢？”女孩怯怯地询问道，但狗儿反而更加兴奋，前爪搭上垃圾箱，摇动盖子。

一如被国王影响一般，洛基也叫了起来。真一出声斥责，并敲它的头想让它就地坐下。洛基转而低声吼叫。真一再次敲它的头，它才垂着耳朵坐下。真一抱起洛基走到便道旁边，利落地将皮绳拴在树丛下的围栏上。

国王已经完全趴到垃圾箱上，鼻子不断靠近盖子的缝隙，像是在找寻什么。

“国王！不可以这么做！”女孩尖叫着制止。尽管一切就发生在眼前，真一还是不想出手帮忙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不想和别人有任何纠葛，最好什么都没有。

受到国王狂吠的刺激，一时安静的洛基又叫了起来。真一回头斥责，这时国王终于将垃圾箱推倒了。

国王和垃圾箱同时倒地，女孩手上的皮绳也顺势被抽离。恢复自由的国王飞奔至垃圾箱中，将半透明的垃圾袋拖了出来，用爪子和牙齿撕

开。压烂的纸杯、快餐店的包装袋……垃圾的臭气扑鼻而来。

“讨厌！臭死了！”女孩跌坐在地，皱着鼻子。

“这是什么气味？”她问真一，“该不会是因为这臭味，国王才叫个不停吧？”

真一没有理会女孩，只是看着国王。他的目光无法离开，无法从国王自破烂的垃圾袋中拖出的东西上离开。

那是个褐色纸袋。国王咬着纸袋一角，下颚不断晃动，牙齿始终紧咬。纸袋破了，真一想窥探里面的东西。异臭更加强烈了，真一不禁皱起眉头。这时，国王结实的下颚咬着纸袋，将里面的东西甩了出来，呈现在真一眼前。

那是人的手，一只齐肘而断的手，指尖指着真一的方向。手势看起来像是呼唤，又像是在倾诉。

国王的主人发出尖锐的叫声，划破了清晨宁静的空气。真一僵立着，双手不禁反射似的掩住耳朵。同样的情景在一年前也发生过。同样的事再度发生，尖叫、流血，还有只知道茫然伫立的自己。

不知不觉中，真一开始一步步后退，目光却离不开向他招手的那只手。那手上的指甲染着淡淡的紫色，就像花坛里盛开的波斯菊花瓣。

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，有马义男正好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，刚过上午九点。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全部结束。他站在水槽前，双臂自肘部以下泡在碱水里，清洗做木棉豆腐用的木框。

“该不会是桔梗亭打来的吧？”站在炸锅旁的木田孝夫回过头，笑着问义男。

“差不多也该打来了。”义男脱下橡胶手套，挂在旁边的水管上，直接走向办公室。电话铃声仍在持续，第六响、第七响、第八响……义男走到办公室前的拉门时，电话铃声响了十一次。

“不对，应该不是桔梗亭。”义男回过头说道，“那里的老板没有这么好的耐性。”

木田或许答了什么话，但被抽油烟机的声音遮住了，义男什么也没听见。

两个装大豆的桶占据了办公室一半的空间，必须绕过大桶才能够到办公桌尽头的电话。费了这么大工夫，电话却依然响个不停，应该是真智子打来的。义男这么想着，拿起话筒一听，果然是女儿的声音。

“喂……是爸爸吗？看了电视没有？”连声问候都没有，劈头就是问话。义男反射似的瞄了一下旁边的客厅。那里有一台十二英寸的小电视，此刻并未打开。

“没有啊。”义男回答，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你先打开电视，不过可能在播别的新闻。”真智子声音沙哑，情绪有些激动。大概是哭过了，义男心想。

“新闻播了什么？”

应该是忍不住了，话筒里传来真智子的呜咽声。

“不要哭，哭了爸爸什么也不知道。新闻播了什么？”

“他……他们说发现了尸体……”

义男握着话筒呆立着，沉默不语。店里传来木田将油网从炸锅里捞起的声音，接着抽油烟机被关掉了。照理说应该让抽油烟机继续转动，木田大概是怕影响他听电话。

“你说尸体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真智子仍不停抽泣。义男重新握好话筒。碱水令手变得很滑，就算带了橡胶手套也一样。

“警方说了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”真智子边吸鼻子边回答，声音有些颤抖，“我只是看了电视新闻，说是女性的尸体。”

“是早间新闻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说是在墨田区的大川公园。”

义男眨了一下眼睛。他知道大川公园在哪里。不过是邻区，开车过去只要二十分钟。那里是赏樱花的胜地，前年他还去那里参加过工会的赏花大会。

“一大早起来就很热闹。”真智子小声地说，“来了一大堆记者。”

声音听起来已经平静许多。最近这一阵子她都是这样，忽然之间会情绪激动地悲伤哭泣，马上又会释然地安静下来，然后又开始激动。义男心想，这样下去可不好。

“那个……那个怎么样了？”“尸体”两字实在不好发音，义男说得结结巴巴，“说是女人，是年轻女孩吗？”他不敢问是不是和鞠子年龄相仿。

“好像是。只是尸体……是散的。”

“散的？”义男大惊。店里寂静无声，他的声音在水泥地上回荡。

“是的，而且他们说早上发现的是只手。”

木田来到办公室门口，一脸困惑地看着义男，眉头紧皱。他大概听见刚才的谈话内容了，所以动着嘴唇无声地问道：“是鞠子吗？”

义男摇摇头，出声回答：“不知道，倒是真智子有些慌乱。”

“我才没有慌乱呢！”真智子在电话那头抗议，声音又开始不稳定了，“谁叫他们说发现的是一只女人的手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就是鞠子啊，你不用穷紧张，知道吗？”

“可是……爸爸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，警方会跟我们联系的，我们不是一直都在等消息吗？你不要想太多了。”

忽然间真智子放声哭喊道：“什么叫不要想太多……”

义男闭上眼睛。作为父女，义男今年已经七十二岁，真智子也将四十四岁。两人都是大人了，但说自己是大人，听起来都很难为情：他这做父亲的不知如何安慰女儿，而女儿也心乱如麻，痛苦得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“我女儿不见了……已经快三个月了。叫我不要想太多，那怎么可能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”

“你根本就不知道。爸爸又没有丢过女儿！”真智子开始胡言乱语，声音也逐渐沙哑，不用看就知道她已泪流满面。义男十分清楚现在真智子只能对父亲发泄情感，也知道是自己让女儿如此不幸。正因如此，他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抚女儿。

“要不从我这里去警察局问问？”他好不容易提出意见，“既然是在大川公园发现的，负责的警察局也是这里的。我陪你一起去，还是你跟随坂木先生联系一下？”

“嗯……”真智子小声回答，“我马上就跟坂木先生联系，他应该已经知道早上的新闻了。”

“他应该知道吧。对了，顺便问他要确认……怎么说……确认那个的话该怎么做。”

“我会问他的，然后再去爸爸店里。店里没问题吧？”

“有孝夫在，没问题。”

“哦！说得也是。”真智子喉咙哽住了，“我在说些什么。”

“你镇定一点。对了，有没有通知阿茂？”

真智子不答，义男也沉默地等待。

过了一会儿，真智子说道：“不需要跟那个人说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！他是孩子的爸爸。”

“我哪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！”

“打电话到公司不就得了。”

真智子顽固地辩解道：“通知他，他也不会来，只是白费工夫。算了，只要爸爸陪我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”

义男看着立在电话旁的旋转电话簿。造型还不错，就是不太好用，里面应该记着女婿古川茂的电话号码。还是我跟他联系吧……

这时，真智子尖声说道：“爸爸，你也不要打电话给古川！”

义男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两人陷入沉默，当真智子表示待会儿见时，她的声音颤抖不已。

“对了，爸爸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他们发现的一定是鞠子。”

义男强压着内心的激动，冷静地回答：“不是叫你不要随便乱说嘛。何必自己瞎担心。”

“一定是鞠子。万一真是鞠子，那该怎么办？”

“真智子……”

“我就是知道，凭着当妈妈的直觉。那一定是鞠子，我……”

“总之你先问一下坂木先生，我们再一起去警局。你去准备吧，听见没有？”

就像回到小时候一样，真智子温顺地回答一声“是”，便挂上电话。随着一声叹息，义男也放好话筒。

“老爹！”木田随即问道，“是不是发现了鞠子的消息？”

义男摇摇头，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双手低垂着发愣。木田双手抓着脖子上的毛巾，等待义男的回答。

“你知道墨田区的大川公园吗？”

木田立刻点头。“知道，以前去那里赏过花。”

“早上在那里发现了一部分女尸，这是电视新闻里报道的。真智子担心会不会是鞠子。”

“噢。”木田下意识地嘟囔了一声，用毛巾擦了擦脸之后又不自觉地“噢”了一声。

“根本都还没有确定，真智子何必那么焦躁……”

“也难怪，毕竟是自己的女儿……”说了之后，木田才意识到这种事情义男也明白，于是停顿了一下改口道，“老爹也不好受吧。”

义男将视线移向电视，原想打开看新闻报道，立刻又改变了主意，反正待会儿就会去警察局。去之前看那些无谓的报道，变得跟真智子一样激动反而不好。

“已经三个月了吧，鞠子失踪的事？”木田抬头看着办公室墙上挂着的豆腐工会印制的月历，喃喃问道。

“今天已经是第九十七天了。”义男回答。

木田一脸像是被毛巾打到的表情，问道：“老爹在计算日子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豆腐店楼上的房间里也挂着一份一样的月历，自从唯一的外孙女失踪以来，义男每天都在那份月历上画斜线做记号。

“要是鞠子能回来就好了。”木田说，旋即又改口道，“她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
义男看着木田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回应他的鼓励。该做的都做了，于是他说：“这里收拾一下吧，炉火关了吗？”

回到九十七天前，六月七日晚上。名叫古川鞠子的二十岁女孩在JR<sup>①</sup>山手线的有乐町车站前打公用电话回家，时间是深夜十一点半。比

---

① Japan Railways 的简称，日本铁路公司集团。



新宿、六本木等闹市区要早安静的银座地区，这时行人还很多，车站也显得明亮，更何况今天是星期五。接电话的是母亲真智子，由于鞠子身边十分嘈杂，她问话必须重复好多次。

鞠子说：“本来不会这么晚的，对不起。我现在在有乐町，马上就回家了。”

“你一个人吗？不是跟同事一起吗？”

“今天……我……”鞠子的声音明朗无邪，好像有点醉了。

“路上小心点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了。先帮我准备洗澡水，还有，我想吃茶泡饭。拜托妈妈了。”

说完后，鞠子挂上电话。她大概不是用电话卡而是投币。在电话挂上之前，真智子听见了钱币即将用尽的警告声。

听完电话，真智子开始准备洗澡水、重新热晚餐。怎么可以只吃茶泡饭，一点营养也没有。然后，她来到客厅看电视。夜间新闻正在播低利率时代的理财特别报道。

古川家距离JR中央总武线东中野车站步行约五分钟。那条路沿着铁轨，夜里不太有人经过。真智子就像普通的母亲一样，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微微担心夜归的女儿。一开始她并不是那么在意墙上的时钟，四月份刚上班的鞠子已经开始适应工作，也有了可以一起玩的同事。到了周末或假日，一下班就回家反而成了稀罕事。真智子多少也习惯了女儿生活状态的转变，毕竟今天是黄金星期五。

从有乐町到东中野，加上转车的时间，一般要花四十分钟。就算是深夜，算上走路的时间，一个小时后鞠子也该到家了。真智子暗暗算着，从十一点半等到了凌晨十二点半。

过了十二点半，门铃还是没响。真智子心想，该不会是鞠子没赶上车吧。

她看了一下时钟，时间是十二点四十分，接着又将视线移回电视画面。

之后又看了一下时钟，十二点五十二分。真智子站起身来，走到大